梅花坪 副刊 MEIHUABEI SUPPLEMENT

本版QQ群：190992849（浙江交通文艺群）
副刊专线：0571-87816534

主办：省交通运输宣保中心
浙江省交通运输工会（省交通文联）
交通旅游导报

2021.01.23 星期六 编辑：谢宝光/设计：孟雅娣

■史说

黄帝，华夏人文初祖

□沈志权

《史记》开篇为《五帝本纪》，记载的第一位帝王即黄帝。黄帝，本姓公孙，后改姬姓，居轩辕之丘，号轩辕氏，建都于有熊，亦称有熊氏。

在《史记》之前，黄帝是位有争议的人物。商周先民祭祖祭宗室祖先不祭黄帝，先秦诸子对黄帝褒贬不一，“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”，秦始皇祭祀人主，祭的是蚩尤而不是黄帝；汉高祖刘邦起义前主祭黄帝，蚩尤从祀。此外，若以三皇五帝排序，黄帝之前，应该还有伏羲和炎帝两位人皇。司马迁通过对空桐、涿鹿等实地的考察采访，查阅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国语》及《五帝德》等史籍，以为伏羲、炎帝乃上古传说人物，信史不足，而关于黄帝的记述则于史可考，于是“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”，不仅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史学观，也为黄帝确立了华夏人文初祖的地位。

黄帝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一统中原。“黄帝之时，神农氏世衰”，诸侯相互攻伐，战乱频仍，生灵涂炭。而当时的诸侯盟主神农氏却懦弱无能，不能救生民于水火。黄帝趁势而起，率部打败了那些制造战乱的部族，于是形成了炎帝、黄帝、蚩尤三部族鼎足而立的天下格局。九黎族共主蚩尤凭借先进的铁制兵器，不断侵挠附近部落，掠夺土地，天下再度陷入一片混乱。炎帝部落首领意欲率领诸侯讨伐蚩尤，诸侯却不听其号令。黄帝审视天下大势，“修德振兵”，驱使“熊罴貔貅貙虎”之师，在阪泉之野与炎帝部落展开大决战，终于把炎帝部落打得诚服归顺，实现了炎、黄两大部落的一统。接着，黄帝统帅诸侯联军，在涿鹿之野展开了九次大规模战争，最后“擒杀蚩尤”。为消弭战乱，黄帝挥师乘胜征伐“不顺者”，“披山通道”，直至荡平天下，实现中原一统，然后“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”，被诸侯万国“尊为天子”，开创了中原一统的大同时代。

作为人文初祖，黄帝对于中华文明的发端多有开创之功。奠定天下之后，黄帝制定了国家的职官制度，“官名皆以云命”，如春官为青云、夏官为缙云等，设置左右大监，巡视监督诸侯万国，任命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等为治民大臣，并亲自举行对山川鬼神的封祭活动；在农牧业方面，黄帝教民播种百谷草木，淳化鸟兽虫蛾，在神农氏种植黍、稷的基础上又培育出菽、麦、稻三个粮食新品种，司马迁称之为“艺五种”，即华夏农业传承了五千年的五种谷物种植。此外，黄帝还有诸多发明，如服牛乘马、刳木为舟、制衣作裳、营建宫室、造指南车、命伶伦创制律吕、令仓颉创造文字、与大挠发明天干地支组成六十甲子以推历法，与岐伯讨论病理而成《黄帝内经》等，开启了中华灿烂文明的曙光。

黄帝的功绩，如日月昭昭，炳彪史册，令后世万代景仰。然近年来自媒体发达，无知且好事者喜欢标新立异以博取眼球，对黄帝提出诸多非议，或以为黄帝武力征伐一统中原是嗜杀成性；或以为中华人文初祖当为蚩尤而非黄帝，声称“华夏民族的先祖是蚩尤大帝，不是黄帝！国家应当公祭蚩尤大帝”；更有甚者，直接把黄帝归为“外星人侵者”，黄帝铸鼎，其实是为了“制造类似电台之类的东西”，所以鼎铸成之后，向同伴发出信号，于是龙就来了，而“龙”就是“一架雪茄型飞碟”云云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件，可以存疑，可以求证，但不能危言耸听，更不能凭空想象，而要“实事求是，无证不信”，在没有充分的铁证之前，不要轻易地否定前人，妄下结论。读史需要端正的是科学态度，治史需要讲究的是科学方法。对于非议者，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似乎颇有远见，他在《五帝本纪》结尾处写道：“余观《春秋》《国语》，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章矣，顾弟弗深考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《书》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”

黄帝时代虽离今遥远，但我们不能忘记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功绩，更不能数典忘祖进行肆意歪曲。黄帝对我们华夏儿女来说，并不仅仅是一个遥远故事，而是关乎我们民族的起源，关乎中华文明的发祥。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我们只有追本溯源，追思先祖之功，弘扬先祖之德，做人才不会失去本真，社会风气才能得到淳化，我们的民族才会大有希望。

（作者为教授，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代文化研究。）

■书评

灯火与星光深山凝望
——傅菲新书《深山已晚》读后

□刘诗良

晚色中的深山，举首星辰璀璨，低眸灯火点点。深山连绵，夜色苍茫，人间灯火与天上星光遥遥对望，那么近，又那么远。散文家傅菲新著《深山已晚》的封面，星光与灯火，孤独与喧嚣，在淡蓝、灰蓝、黛蓝、墨蓝的过渡性夜色中，似乎将一个人对一座山的深入探访与发现层层递进地推向你，将你推入一种身影无比孤独而内心无比丰富的生命体验里。“这是一本语言高度洁美的书，一本历时七年完成的书，一本自然文学书，一本慰藉心灵的书。”《深山已晚》因之被誉为“中国式《瓦尔登湖》”。

这是傅菲散文写作的一次探险，他离开了枫林和饶北河，闯入一个全新的写作领域——自然文学。以他在福建浦城县荣华山下客居经历为经，以他踏遍荣华山的每一个野谷、每一道山梁为纬，把一个人对一座山的发现、体验、感悟以绘声绘色的语言画下来，它融合了自然和日常生活，是自然的山，也是生活的山、社会的山、精神的山。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、自然现象的瞬逝之美、自然之美的永恒价值交织，形成了一种傅菲所追求的“属于自己的山地美学”。

全书从《收拾一个院子》开篇，到《森林的面容》结束，凡36篇16万字。“荣华山是一座空无一人的深山，我是唯一的孤客”“大自然之美，每一天都不一样，时时刻刻都美到极致，无穷无尽”，傅菲带着一双“发现美的眼睛”和一颗“丰盈的心灵”，一次次进入荣华山，早上去，下午去，有时傍晚也去。他发现自然之美，记录自然之美，传播自然之美，“想做一个孜孜不倦的大自然布道者”。

万物皆景，万物皆友，万物皆有生命，万物皆可深情对话。一个人在一座山中踽踽独行，与大自然窃窃私语，默默注视，绵绵深沉无穷尽。

山中气象绮丽壮观，融入尘世体悟更加动人。《星星缀满我的脸》中的星空：“星空比我们的想象更广博更浩渺。它繁乱而有序，驳杂而纯粹，璀璨而孤独。星星如碎冰，在瓦蓝幕布中，耀眼又冰寒。”风雨雷电，日月星辰，寒露霜雪，一一奔在他笔下，姿态万千，变化多端，有自然美，诗意美，哲思美。

自然万物各有生命，给予人类诸多

启示。《荒木寂然腐熟》：“对于腐木来说，这个世界无比荒凉，只剩下分解和被掠夺。对于自然来说，这是生命循环的重要一环。这一切，都让我敬畏。如同身后的世界。”山垄、鸟声、荒寺、虚土、墓畔、寒冰、游鱼、土豆、小屋……他将眼里所见细细描绘，将心中所思缓缓道出，赐与自然以个人的生命思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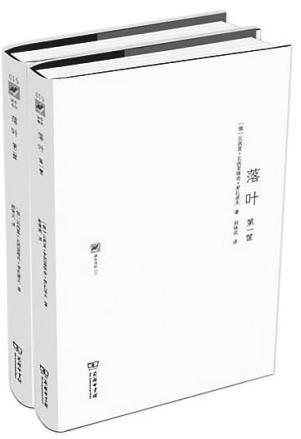
傅菲“爱上了自然界的一切”，他崇尚环保主义。“我不再杀生，不再吃野生动物，不穿也不购买皮草；我尽可能不用塑料，买菜也提篮子，尽可能不用电，外出尽可能步行或坐公交车……”

在大自然中寻寻觅觅的傅菲，以他饱含温情的笔触，再现山间风物和气象，将人类生活与自然万物相互映照，写出了一座风景殊异、别具生命体验的自然文学之山，与苇岸、胡冬林、徐刚一道，被“京城四大名编”之一的张守仁誉为“顶撑起当代自然文学的大厦”的“四根粗大的圆柱子”，“巍然矗立在散文原野之上”。

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评价：“从日常和平常入手，从生活的具体和层叠的烟火入手，傅菲《深山已晚》却建立起了可贵的诗性和让人惊艳的陌生，在他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原以为的熟悉和司空见惯都改变了样貌，成为了流淌的、氤氲的诗，它回荡，它旷远，它包含着滋味，同时，它又折射着日常生活中易被忽略的折光。”

“回归自然”是当代人“十大奢侈生活方式”之一。身陷沟渠，眼望星空。你想不想做一件“奢侈的事情”？在大自然中放逐自己一次呢？灯火安顿肉身，星光安抚心灵，傅菲的《深山已晚》融悲悯的情怀、诗意的语言、哲理的思辨为一体，有如一抹深沉的夜色，将火和星搂抱在一块，将灵和肉搂抱在一块，合二为一，让人不再迷失。

■荐书



■作者：[俄]瓦西里·瓦西里维奇·罗扎诺夫
■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

随想录《落叶》

俄国的罗扎诺夫被人称为疯人、怪人、狂人，他的随想录《落叶》是一个混沌的文本，里面有诗，有哲学，有故事，有日记，也有文学批评。他在书写自己的思想时极为随便，有的是在鉴定古币时，有的是在列车上，在周围尽是妓女的城外大街上，在花园里仰望天空时，在法院里等待书记员时……罗扎诺夫在这些时刻不仅没有放弃思考，而且也不放过写作，他在稿纸或标语的背面，在信封和名片上，在鞋底上，写下了一些不相干的句子，在旁人看来，这些话无异于呓语、梦话。罗扎诺夫是一位充满批判激情的思想家，他十分珍惜那些“出人意料的呐喊”，记录下这些声音。